

旧文新刊

► 徐莹

这篇文章是在“大一”那一年写的。五十三年后居然还能够看到，过程有一点曲折，索性重刊出来大家看看。

记得我们十级入学那一天，缴费、注册、领文件、校刊、副刊、十级同学名单、洗衣服的白口袋……等等。在校园里走了半天多，进入女生宿舍，舍监钟书箴女士将我的房间和床位分配给我后（我和寇淑勤住一屋），已经累得不能动了。一下子倒在钢丝床上，倚在没有打开的铺盖卷上休息。这时候看领来的文件，十级同学一共有三百多人，第一个名字是艾光曾，其他的名字有树、有聪、有龄……，就想着有这么多“葱”，这么多“铃”，不是可以开一个杂货铺了吗？这想法一晃就过去了。第二年1935年2月17日是十级开级会的日子，讨论事项以后有余兴。同学们叫我准备一个节目，我就想到那个杂货铺了！起了一个草稿准备“说故事”。

开会那天，我的节目排在最后，念完那个“说故事”以后，有一位同学到我面前，想看看我的稿子，说明看完以后还给我。我问他的姓名，他说是叫张景明，以后就没有下文了。没想到他以“于江”的笔名把这草稿登在《十日杂志》的第十期上。同时又在《清华副刊》上录了一段消息报告了这件事。我知道以后，大吃一惊，连忙偷偷地到期刊阅览室去找，在朝西的窗前桌子上找到（那时候好像期刊是用夹子固定在桌子上）。原来已经被大家看得又旧又脏了。当时没有想到要保留，事隔五十三年以后，忽然想起这篇文章是个纪念品，就设法去找。几经周折，才和张景明联系上，我又在美国图书馆查总目录，知道在国内有几处可以查到。最后由张同

徐莹，1934级经济系，
学号 2369



学寄来一份，该文（原来）安然地住在清华图书馆五十三年之久。

文章内容是以十级同学的姓名为主，其中有不少同学已经离开人间，我们在这里深深地怀念他（她）们，为悼念他（她）们而同声一哭。其他的同学都分散在世界各地，希望以后能欢聚在一起，拾回当年的青春生活。谨祝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长命百岁，下面就是这篇文章的原版。

《顽皮的清华徐小姐在十级级会上说了个应景的故事》

文/于江

三百多人的一个级会，热闹是很显然的事情。

但做主席的来了一段“……非常荣幸……特别抱歉……格外原谅……”的官样文章后，就进行一个一切级会所应有的花样。而照例在正当仪节完了之后就得有茶点余兴之类的玩艺，又照例每人都得各尽所能来一套绝技让大家乐乐，而我们徐莹小姐却来了个花样翻新的“说故事”。

徐小姐上了台，“我要说的故事里，有好多人名与我们同学的相同，这无足怪，同名同姓，原是有的，我如果说不好，请诸位原谅，若冒犯了那位同学，请不要……”接着便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：“这故事，我没有记熟，我只好照着念下来。”记者以为她那故事一定很新奇，所以随着她念一句记一句的记录下来。果然是一段极有趣、极有味的妙文：

“‘黄渤海’的西岸，有一座大山叫‘石通岭’

(领)，上面有一个‘黄诚’（城）又名‘方钜成’，里面有三百多人，他们合伙在砂锅居和‘浩然’居的旁边开了一个百货公司，叫做‘第十级’。主顾很多，生意非常兴隆。他们觉得生意所以兴隆的原因是年月日挑选的好：年是‘胡锡年’，月是‘沈长钺’（月），那一天是‘王一天’，公司的位置建筑在‘胡灵泉’的旁边，‘孙宏道’的西北，‘谭彦和’（河）的‘郑继侨’（桥）的东南，桥西有一个‘林传鼎’，鼎上刻着一条‘梁伯龙’，一只‘李鸣鹤’。那（另）一面刻着‘林霞’‘徐莹’‘王还’‘陈賁’‘王勉’‘武衡’‘安佑’‘胡宁’这些名字。相传是三国诸英雄所赠的。鼎旁有六棵树，一棵是‘张德树’，一棵是‘李崇淮’（槐），一棵是‘肖汝槐’，一棵是‘张树梅’，一棵是‘包蕴柏’，一棵是‘李卫扬’（杨）。因为有这些树，所以到夏天非常凉快，公司里的人常坐在这几棵树下的‘何炳棣’（河滨地）上唱歌，或下老虎棋、围棋、象棋；‘周嘉棋’‘梁瑞琪’‘曹家齐’。他们一共有‘伍十根’（五十根）‘刘友铤’（枪）。因为他们常到‘姚克广’场去打猎。”

“门前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‘生意兴隆通‘渤海’’，下联是‘财源茂盛‘达三江’’。门口挂着许多铃铛，据说也是生意兴隆的原因。（其中）一共有五个铃，各有各的名称，‘赵桂龄’‘熊绍龄’‘李鹤龄’‘裴元龄’‘徐永龄’。这个百货公司，包罗万象，无所不有，贵的、贱的、大的、小的，一应俱全。有人参、海参、‘欧阳琛’‘许如琛’；红糖、白糖、‘崔芳棠’，金鱼、龙井鱼、黄花鱼、‘沈如瑜’‘谭顺瑜’‘温瑜’；鱼唇、‘丁务淳’‘钟烈淳’；中国葱、外国葱、‘杨名聪’‘桑士聪’；久大精盐、‘顾伯岩’‘黄汉岩’‘陆希岩’‘刘朋岩’；向日葵、‘任孝逵’；金刚经、阿弥陀佛经、观世音经、‘王玉京’；大蒲扇、芭蕉扇、‘袁随善’‘任福善’；风琴、钢琴、‘寇淑勤’‘苏先勤’；



1936年十级运动会后合影

丝线、花线、素线、‘诚敬容’‘王爱荣’‘杨向荣’；棉衣、单衣、夹衣、睡衣、‘华道一’‘斯允一’‘魏慕一’‘杨禄一’；缝衣针、顶针、指南针、‘鲁心贞’‘王原真’；‘吴继周’‘程明洲’、小米粥、大米粥；大钟、小钟、标准钟、‘张传忠’‘王守中’；杏仁、核桃仁、‘陈宝仁’‘张其仁’‘夏同仁’‘王兴仁’；落花生、‘黎禄生’‘姚荷生’‘胡佳生’；‘孙德香’、安息香、夜来香；保险箱、‘孙湘’；大礼帽、学生帽、‘嵇同懋’‘张懋’；石灰、粉笔灰、‘全广辉’‘谢文辉’……等等，出入货物全用新式簿记记得条条有理。每逢元宵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‘朱亚杰’（猪鸭节）‘高秉洁’（糕饼节），五个节期就要算帐。广告术是用的通信式，发许多的‘黄明信’片，寄到主顾家中。……这公司精华荟萃，将来的发展不可限量。……”

“1935年2月17日晚七点半钟，有一个主顾艾老先生，带着他的‘艾光曾’孙来到公司买货，进门一看，人和货物都不见啦！就去找老板，老板也找不到，好（不）容易碰到一位长者梅贻琦先生（清华大学校长），于是两人到处去找，结果到底被他们找到了，原来都在同方部开会呢！”

在热烈的欢呼，如雷的掌声中，徐小姐好（不）容易把故事结束了。徐小姐真顽皮，徐小姐真妙！

说明：本文由袁帆根据载于1988年编纂的《清华十级纪念刊》整理。徐莹的文章应该写于1987年，文中转发的“于江”文章最早刊登于1935年《十日杂志》第十期。